

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

(原載於 2011 年 12 月 8 日澳門日報)

伍星洪

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

在街頭賣藝的趣事

在司馬榮神父所寫的聖歌中，有一首歌常在澳門各聖堂的禮儀中聽得到——讚頌聖母的《可愛的童貞花》。這首透着鮮花芬芳氣息的中文歌曲原為一聲部，美麗的旋律流暢和明朗。為了給合唱團唱，我根據風琴的伴奏將之編為混聲四聲部。當 Dr.Stefanits 聽過我們唱這首歌後，他告訴我這首歌的旋律原是克羅地亞的古老聖歌，他還將這首歌的歌譜送給了我。沒想到這歌竟貫穿我們整個行程各個環節，在兩場音樂會和彌撒中、維也納聖史蒂芬大教堂、薩爾斯堡大教堂廣場（Domplatz）和其他我們所到的多所聖堂以至在各種場合中，都唱了嚶鳴版本的《可愛的童貞花》。其中以在撒爾斯堡大教堂廣場的一次“演出”最有趣。

話說十六日那天，也就是所有音樂活動完成後的“自由行”首天，我們抵達遊人如鯽的薩爾斯堡大教堂廣場，大夥兒忽然興起了要一嘗在街頭“賣藝”滋味的念頭。於是擺好合唱的陣勢，將一頂太陽帽翻過來放在前面地上，然後唱將起來。歌聲一起，引得遊人紛紛聚攏過來，有人把歐羅硬幣放入帽中；一曲唱罷，有幾位華人上前詢問我們是從哪裏來的，我說來自澳門。其中一位說：“怪不得，怪不得，你們唱歌既不像是香港的，也不像是台灣和大陸的，特別好聽。”我問他們從哪裏來，他們說是三藩市。有趣！

接待

在十四日的 Burgenland 州政府的晚宴上，代表州長出席的議長 GerhardSteier 先生席前的一番話也令人動容，他講話的重點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都努力把我們的環境（包括物資與文化）建設到最好。因此人類有許多保育和保護的工作要做……數百年來，有許多人離開故鄉走向世界，他們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彼此間的交流。這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傳教士。他們所做的工作和傳播的福音，其中部分影響和塑造了世界，宗教音樂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司馬榮神父正是用音樂去工作，他的一生展示了他工作的價值。……感謝嚶鳴合唱團不辭勞苦來到這裏，因你們的蒞臨，我們可以在此共聚一堂，繼承他的這種精神。

Hornstein 鎮紀念司馬榮神父百齡壽辰的一系列活動自去年十月開始，而在你們的活動中臻至高潮。而嚶鳴合唱團此際前來，更為中奧建交四十周年添上另一種意義。奧地利很歡迎奧地利與澳門間這種文化交流，希望這種交流不要就此停止，更希望不久的將來兩

地能作更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而本地的相關團體如 Tamburizza 已為這種交流作了充分的心理準備……”。

羅保博士作品的黑膠唱片

在十四日的晚宴上，Dr.Stefanits 和 Tamburizza 的領導精心準備了一些禮物送給嚶鳴的代表，給團長林平良的是一份司馬榮神父創作的清單、一些 Tamburizza 的 CD 和一瓶當地出產的名釀。那是一瓶存量很少且被美國人炒得價格很高的紅葡萄酒；副理事長鄭少珍代表嚶鳴接受了兩場音樂會的門票收入和捐獻；司琴沈穎瑤得到的是司馬榮神父的一份手稿；助理指揮王嘉祺也得到了一小瓶白葡萄酒、一份司馬榮神父的手稿並代嚶鳴接受了一批關於當地的食譜和文化的書籍；而送給我的竟是一份令人意外且意味深長的厚禮——羅保博士作品唱片。這是一套三張的名為《GemsoftheOrient》的 78 轉速的直刻黑膠唱片，裏面的四首音樂（《TungMongYeong》、《HappyRetreat》、《Echoof1950》和《PearlRiverCharms》），由奧地利一位音樂家 NorbertPawlicki 改編，並由當地的指揮 Prof.AdolfPauscher 領導維也納圓舞曲管弦樂團（DasGrosseWienerWalzer’ Orchester）演奏灌錄。這份禮物並不重，卻給我以一種難以承受的輕，它對我、對嚶鳴此行和澳門的意義實在太大了。

一方面，我們把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帶給了他們，他們也將屬於澳門的璧還給了澳門，使這次本為單向的交流一下子變成雙向，為嚶鳴的奧地利音樂之旅劃上了完滿的句號；另一方面，這份禮物補充了澳門與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部分空白，原來早於半個世紀前，澳奧之間已有音樂文化交流活動，羅保博士的作品竟獲一個西方音樂國家的青睞和認同。就此而言，今天澳門似乎忽然間在音樂文化方面找回了一個穩固的定位。對此，無疑澳門人應引以自豪，但也應反思澳門對自身文化的認識、重視和保育是否足夠，更應以前瞻的目光，重新評價、看待和培育澳門本土文化及其發掘和發展的工作。羅保博士的音樂是澳門二十世紀音樂中的一種元素，有關的資料今日尚付諸闕如，要打破這個悶局相信會牽涉多方面和大量的工作，而這工作的重點首先是認識和整理這段歷史，因為鑑古方知今，知今才能發展將來。對澳門文化事業有責任的機構和人士對此豈能卸責？這套唱片的背後或者有很多尚待發掘的引人入勝的故事，期望這些故事終將能載入澳門的史冊。對我來說，我只能代表澳門接受這份禮物，因為它是屬於澳門的。

關於這套唱片的來歷，隨團赴奧的香港導演何威先生後來對我說，八月十一日我們在海頓大教堂綵排當天，他在 Dr.Stefanits 及其他人士帶領下，訪問了多位當地與司馬榮神父有關係的人物，其間去看過司馬榮神父的遺物，其中就有這套唱片。Dr.Stefanits 說司馬榮神父生前的居所出售後，新的業主拒絕收受他的遺物，Dr.Stefanits 便與朋友將之全部接收下來；對這套唱片，他們推測當年司馬榮神父將羅保博士介紹給一位奧地利的指揮 Prof.AdolfPauscher，在他的安排下，一位音樂家 NorbertPawlicki 將羅保博士的四首作品予以管弦樂化，再由這位指揮領導維也納圓舞曲管弦樂團演奏並灌錄了唱片。羅保博士送了一套給司馬榮神父留念。從何威口中，Dr.Stefanits 知道我們正在尋找羅保博士的音樂

資料，也得悉羅保博士的音樂創作得益於司馬榮神父的不少協助，Dr.Stefanits 對此大感興趣，並慷慨地決定將這套唱片送給我，但要求何威事前不要透露，以便給我一個驚喜。

其實，無論是把羅保博士作品灌錄唱片還是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儘管兩件事的發生相隔逾半個世紀，但兩者都由一位靈魂人物——司馬榮神父貫穿其中。因這位靈魂人物，這兩件事穿越時空而相遇，確是一件奇妙不凡的事。

總體說來，奧地利人對我們的接待使我們受寵若驚，這並不是說餐飲很豐盛，我們所感到的是他們對我們的誠懇和唯恐招待不周的態度。說實在的，嚶鳴除了深受感動之外，也有點過意不去。

十五日午後，在當地熱心人士帶領下，我們一行四十人驅車前往司馬榮神父的陵墓致敬。這位對我們來說既熟悉又陌生的音樂家，雖然已安靜地長眠於墓穴裏，但他一直引領嚶鳴合唱團，並將我們帶到他的家鄉。我們把一束鮮花敬獻在樸素的墓碑上，每人點亮了洋燭，在墓前唱起了《可愛的童貞花》。

總結

完成這次行程後，何威導演給我們傳達了他對這次活動的看法：“在奧地利和您們一起的日子很開心也很充實，亦獲益良多，所以應該是我要多多謝謝您們！司馬榮神父在半個世紀前就為這次文化交流寫下伏筆，做為他的後人，無論來自澳門還是他的家鄉，都會感激他的這份厚禮。您們的這次旅程是非常具歷史意義的一次文化之旅。因為四百年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而您們的這次出訪完成了首次真正意義上的雙向交流，所以對澳門而言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文化交流。我相信這將寫入澳門音樂的史冊，至少，在我的影片中會持這樣的觀點。”

如果說“嚶鳴合唱團奧地利音樂之旅”是一次“偶然的”音樂活動，倒不如說這是嚶鳴合唱團近年來致力於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工作的其中一項“必然的”成果。

（二之二）

伍星洪